

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 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建构

顾 炜

摘 要 传统上，中亚作为次地区嵌入欧亚地区之中，近年来则呈现更加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地区性明显增强。其原因在于，中亚国家在平稳完成权力交接后开启转型步伐，地区内部合作得以重启并不断发展，从而塑造了中亚地区的自主性。随着地区合作的不断发展，世界主要大国缺乏分化中亚地区的抓手，只能更多采取支持地区发展的政策，并在地区制度、议题领域、伙伴关系等方面开展竞争与合作，使得中亚地区获得更多外部资源，地区实力和自主性得以进一步提升。中亚国家从两个层次推动身份认同的构建。一方面继续加强国家建设，发展多元化的外部联系，以国家的“国际化”消解原有地区权威的影响，构建自身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地区建设，开展多元化外部合作，以地区的“国际化”强化中亚的地区认同。中亚地区的自主性也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即不仅要实现自主发展，更要追求自主安全，不仅要实现国家的自主，而且要提升地区的自主，并可以自主选择更为宏观的身份认同。尽管存在波折，但中亚地区正在逐步挣脱欧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向着拥有更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中亚 自主性 地区合作 地区秩序 身份认同 大国竞合

* 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 本文系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欧亚地区竞合及其全球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2FGJB011）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中亚地区呈现愈加活跃的发展态势。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已成功举办五届，与域外国家建立的“中亚+X”机制不断涌现，并大多提升至元首会晤层级，实现较快发展。中亚地区不再仅仅作为欧亚地区的组成部分，^①其“次地区”特点逐渐减弱，“地区性”明显增强。从自身发展看，中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也在加强。^②中亚地区得以独立发展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其自主性如何得到加强？中亚地区合作能否持续推进，而不再出现被欧亚地区进程“收编”的情况？从近年的互动过程来看，大国竞合与地区合作共同塑造并提升了中亚地区的自主性，身份认同在国家和地区两个层次的构建也使得地区自主性的内涵进一步明确。本文将对这些竞合互动加以梳理和分析，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为次地区自主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一个典型案例，把握中亚地区秩序的发展前景。

一、“嵌入”欧亚地区的中亚秩序

对于“中亚”的概念和地理范围，虽然存在多种认识和争论，但国际关系视角下有关中亚“地区”的共识性认识是在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中亚国家获得独立，彼此之间的互动规则以及各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规则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它们所共同构成的中亚地区，从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内部区域变为由独立国家主体组成的国际地区。然而，历史积累的惯性叠加缺乏国家建构经验的现实，使得中亚地区的独立性较为有限，中亚秩序也被迫“嵌入”欧亚地区的宏大背景之中。在国际关系的互动中，中亚在相当程度上作为欧亚地区的组成部分参与其中，具有更为明显的“次地区”身份。

这种“嵌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具有明显超越其他11个国家的实力，使欧亚地区形成了“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③俄罗斯不仅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中心，^④

① 最常用的“欧亚地区”，指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由苏联的12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地区，通常被划分为中亚、高加索和东欧三个次地区。

② Чжао Хуашэн, *Переме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а пути к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09.06.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meny-v-tsentralnoy-azii-na-puti-k-novoy-modeli/>.

③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56—61页。

④ 巴里·布赞、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1—423页。

还维持着在欧亚地区的弱权威，使欧亚地区呈现“国际等级制”特点。^① 俄通过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制度来维护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地区影响力。除中立国土库曼斯坦外，其他4个中亚国家都曾是或仍然是俄罗斯主导建立的地区制度的重要成员。^② 中亚国家在许多领域依赖俄罗斯，在弱等级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其二，独立的中亚合作生命力有限。在推进转型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开始探索独立的地区合作形式。2002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国建立中亚合作组织。2004年俄罗斯加入后，中亚合作组织于2005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被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欧亚地区合作“收编”，这不仅彰显了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和权威，也表明中亚合作缺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中亚缺少地区性，对外依赖性强。

除俄罗斯外，其他域外国家也以各种方式参与欧亚地区事务，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一带一路”倡议等地区制度在欧亚地区同样活跃，中亚国家也参与其中。在这些地区制度中，中亚仍旧作为次地区“嵌入”其中，难以具备独立发展的能力。有学者用“套娃模式”来形象地概括欧亚地区秩序。^③ 中亚国家难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中亚地区也难以独立自主发展。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认为，中亚地区内部的不团结导致中亚地区缺乏独立性。地区内部的不团结往往会增加交易成本，使国家缺乏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地区合作缺乏引领和驱动。中亚国家彼此差异较大，其中哈萨克斯坦领土面积最大、乌兹别克斯坦则人口最多，两国暗中角力争夺中亚地区的引领地位。^④ 这种内部不团结影响了中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亚地区的互动进程。2004年前后，因共同反对“颜色革命”，中亚国家内部团结性得以提升，但依然无法摆脱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出现中亚合作被欧亚地区合作“收编”的结果。乌兹别克斯坦2006年再次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使得中亚地区合作在经济和安全上都继续“嵌入”欧亚地区框架。

第二种解释认为，中亚地区之所以难以独立发展，在于俄罗斯排斥其他力

^① 参见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② 当前，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塔吉克斯坦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但并未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乌兹别克斯坦曾经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目前只是欧亚经济联盟的观察员。

^③ 曾向红：《欧亚秩序的套娃模式：地区分化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22—52页。

^④ Д. С. Плотнико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ермь: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Пер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20, сс. 16-35.

量对中亚施加影响。反观现实，俄罗斯致力于维护自身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但并非排斥所有国家。平稳发展的上海合作组织于2017年实现了首次扩员，表明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印度等国在中亚增强影响力，并提供一部分地区合作公共产品。^①也有观点认为，中俄两国存在地区分工，俄罗斯是中亚地区名义上的“治安官”，提供安全保障，而中国则扮演“银行家”角色，提供经济支持。^②然而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接纳，上合组织扩员意味着俄罗斯的立场发生变化，给印度等域外国家提供了参与中亚事务的平台。在俄罗斯相对开放的立场下，独立的中亚地区合作仍然未能很快取得进展，因此，俄罗斯的立场不能完全解释中亚地区为何难以实现自主发展。

观照现实，近年来中亚逐渐从欧亚地区中独立出来。甚至有观点认为，2022年标志着俄罗斯主导下的中亚地区的时代开始终结。^③虽然如此断言仍显草率，但中亚地区的变化已经发生，且难以通过单一因素来解释。本研究认为，中亚地区自主性的塑造与提升，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各国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地区合作与中亚自主性的塑造

国际关系中的地区由地理邻近的国家组成，各国因而具有较为相似的合作需要。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可以推动地区的发展和繁荣，塑造地区自主性。

（一）中亚国家的再转型与维护地区稳定

中亚国家独立后的领导人大多由苏联时期的政治领导人过渡而来，并实现了长期执政。中央权力的稳定尽管给中亚国家发展提供了凝聚力，但同时也导致领导集团老龄化、改革推进缓慢、难以适应变革需求等问题。在权力交接时，中亚国家容易出现政治真空，不仅激化社会矛盾，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④交接

① 顾炜：《领导权与大国欧亚地区竞争的演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0期，第79—104页。

② Janko Šćepanović, “The Sheriff and the Banker?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War on the Rocks*, June 13, 2022,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2/06/the-sheriff-and-the-banker-russia-and-china-in-central-asia/>.

③ Maximilian Hess, “Russia Is Down, But Not Out, in Central Asia”, February 17, 2023,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3/02/russia-is-down-but-not-out-in-central-asia/>.

④ 包毅：《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93页。

过程还很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引发国内危机，甚至外溢到地区层面。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中亚国家权力交接也为国家和地区再转型提供了契机。

2016年9月2日，随着总统卡里莫夫在任内逝世，乌兹别克斯坦被动开启权力交接进程。经过短暂的过渡期，2016年12月，原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当选为新任总统，开启了国家再转型的新进程。通过颁行《反腐败法》、推行货币改革、建设经济特区等举措，乌兹别克斯坦决心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并于2017年5月推出《2017—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五大优先发展领域行动战略》，设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在对外政策上，乌兹别克斯坦转变思路，开始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合作。2017年3月初，米尔济约耶夫将当选后首个出访国定为土库曼斯坦，乌土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3月下旬，乌总统出访哈萨克斯坦，乌哈签署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及有关经济、地方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协议。9月，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明确表示，“中亚地区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乌准备“在所有问题上毫无例外地与中亚国家达成合理的妥协”。^① 这些表态和动向显示了乌兹别克斯坦重视地区合作、优先与邻国发展关系的外交思路。

由于看到乌兹别克斯坦被动权力交接所带来的隐患，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开始有计划地推动政治改革。2017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关于修改宪法的总统令，加强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权力，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为领导人权力的平稳过渡做法律准备。2018年5月，安全会议法通过，纳扎尔巴耶夫被授予国家安全会议终身主席，从而保有对政权的影响力。在调整顶层设计后，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辞去总统职务，开启哈独立以来的第一次权力交接进程。新总统托卡耶夫在2019年6月上台后维护总统制的稳定，并在人事任免等问题上与纳扎尔巴耶夫进行协调。在对外关系方面，托卡耶夫将首次访问的目的地确定为俄罗斯，第二次出访则是到乌兹别克斯坦，表明其主要外交思路为在保持与俄罗斯紧密联系的同时，加强中亚地区的内部合作。

作为中亚五国中最有实力的两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顺利实现权力交接，为地区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然而地区稳定仍然面临挑战与波折。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后曾出现短暂的局势动荡，扎帕罗夫最终在2021年1月的选举中当选为吉新任总统。2021年10月，米尔济约耶夫以超过8成得票率连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2022年1月，乌制定《2022—

^① “Address by H. E. Mr. Shavkat Mirziyoyev,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at the UNGA-72”, September 19, 2017, https://www.un.int/uzbekistan/statements_speeches/address-he-mr-shavkat-mirziyoyev-president-republic-uzbekistan-unga-72.

2026年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开启了建设新乌兹别克斯坦的阶段，也增强了国家内部的稳定性。2022年1月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事件，托卡耶夫总统借助集安组织的军事力量稳定了社会局势，并继续致力于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建设。^①2022年6月，哈萨克斯坦举行关于修宪问题的全民公投，托卡耶夫在11月的非例行总统选举中当选总统，继续推进各项措施，加强国家建设。土库曼斯坦于2022年3月提前进行总统选举，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也明显提升。尽管不无波折，但这些权力交接进程不仅推动了中亚国家的再转型，也维护了中亚地区的稳定，成为开展地区合作的重要背景。

（二）地区合作的开展与中亚自主性塑造

中亚国家要想实现稳定和发展，就必须解决自身的问题和经济困境，各国着手在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加快推进地区合作。^②

在双边层面，中亚国家着力解决与邻国存在的各种遗留问题，消除矛盾隐患，并防止新的问题产生，以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③各国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划分问题取得积极进展：2017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达成边界条约，12月，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签署边界协定。2018年3月，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部分边界地段的条约。2022年12月，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就边界划分达成一致，决定搁置此前的分歧。2023年1月，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边界划定问题得到解决。2023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就47.05公里的边界划定达成一致。此外，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恢复了中断近25年的直航。2018年4月，塔吉克斯坦恢复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电力。

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两个较大国家间的互动明显增加，发挥了引领中亚地区合作的作用。2018年是哈萨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年，2019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哈萨克斯坦年，国家年系列活动的举办营造了相互信任与合作的氛围。2018年5月哈乌商业论坛举办，双方签署总价值超过6200万美元的8份合作文件。哈乌双边贸易快速增长，2021年哈萨克斯坦成为乌第三大贸易伙伴。2021年12月，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哈，双方签署“同盟关系宣言”，决定提

^① Nargis Kassenova, "Why Kazakhstan Will Not Be Returning to Russia's Fold",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3,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1/13/why-kazakhstan-will-not-be-returning-russias-fold/>.

^② Gülay Mutlu, "Is the C5+1 a Long-Awaited Initiative for Central Asia?" *The Journal of Turkish Weekly*, November 30, 2015, <https://www.eurasiareview.com/30112015-is-the-c51-a-long-awaited-initiative-for-central-asia-analysis/>.

^③ Paul Stronski, "Integration without Liberation in Central Asia", December 29, 2018,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2/29/integration-without-liberation-in-central-asia/>.

升双边关系水平。2022年12月，哈总统访乌，双方签订“同盟关系协定”等15份成果文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并决定成立中亚国际工业合作中心。

在多边层面，地区合作在多领域呈现新发展趋势。2019年，停滞了10年的中亚统一电力系统得到恢复，哈、乌、吉三国参与其中。塔吉克斯坦也在推进接入这一系统，推动建设“CASA-1000”高压输电线路和“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等大型国家间项目。2021年，中亚国家间贸易额从2020年的122亿美元跃升至165亿美元，增长35.2%。^①乌兹别克斯坦于2022年3月举办纪念中亚共同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10周年国际会议。中亚内部的小多边合作也得到发展。2023年8月，土库曼斯坦主办了首次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方首脑会议，围绕地区安全、贸易合作、阿富汗、水资源短缺等议题进行讨论，明确了三方友好合作的重要价值。

在地区合作不断发展的同时，中亚国家将建立国家间互动的新机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优先方向。^②2017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召开“中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乌领导人倡议中亚国家建立领导人会议机制，得到其他中亚国家的积极响应。2018年3月，没有域外大国参加的首次中亚领导人协商会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中亚地区合作“重启”。2019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主办了第二次会晤，进一步探索中亚地区合作的重点领域和方式方法。

尽管2020年的领导人会晤因新冠疫情未能如期举行，但中亚国家开展地区合作的意愿仍在增加。2021年8月，中立国土库曼斯坦以积极态度主办第三次协商会议，各国则主动提出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倡议，并在机制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2022年7月，第四次中亚领导人协商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五国元首通过了联合声明，签署了《中亚国家多边协作构想》《中亚区域绿色议程规划》《2022—2024年区域合作发展路线图》《国际拯救咸海基金创始国元首关于延长基金会主席任期的决定》等4份文件。2023年9月14日，第五次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除联合声明外，五国领导人还签署了有关陆路运输、青年政策等领域的协议和支持地区居民健康路线图等文件。此次元首协商会议同时作为咸海国际基金创设国元首理事会，彰显中亚国家创设新地区合作平台和完善地区合作架构的积极意愿。

在外部大国看来，中亚五国此前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地区自身的优势：中

^① 《乌兹别克斯坦将主办下一届“突厥语国家组织”峰会》，中国商务部网站，2022年7月11日，<http://u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7/20220703332367.shtml>。

^② Еркин Байдаров,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формат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интеграции: видение из Казахстана*, 11.07.2018, <https://cabar.asia/ru/sovremennye-formaty-i-mehanizmy-integratsii-videnie-iz-kazahstana>。

亚能够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而存在，而非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附属，其地区一体化对于新兴的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① 尽管地区一体化是一个相对遥远的目标，但没有域外大国参与的地区制度在中亚得以建立和发展，以及多领域地区合作的开展，都推动了中亚国家的观念变化，推动了地区自主性的塑造。各国愈加认识到，中亚是一个富足、统一的主体，在地区政治和全球政治中都可扮演重要角色，地区问题应由中亚国家自己来解决。^② 从当前的发展态势看，中亚国家已经意识到一定程度的地区团结是解决许多问题的最佳方案，而且在大国竞争的国际背景下地区合作将成为对地区国家主权和地区自主性的最佳保障。^③

三、大国竞合与中亚自主性的提升

位于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是域外大国长期争取的对象。历史上，中亚国家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多元化来寻求国家和地区的稳定。^④ 当下，中亚地区与域外大国更是相互需要，这不仅为各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开展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动力，也促进了中亚自主性的提升。

（一）大国在中亚的地区制度竞争

中亚国家要想实现自主发展，就需要减少对外部的依赖，特别是削弱俄罗斯对地区的影响。而除俄罗斯外的其他域外力量，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竞争，也同样希望在地区层面削弱俄罗斯的权威，支持中亚实现自主发展。俄罗斯则希望继续对中亚施加影响，巩固与地区国家的传统关系。

美国转变思路，调整中亚政策。此前，美国长期将中亚政策视作其阿富汗

① Farkhod Tolipov, "Pluses and Minuses of the C5+1 Format", *The CACI Analyst*, November 13, 2015,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300-pluses-and-minuses-of-the-c5%201-format.html>.

② Айдар Амребаев, *Антизапад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е будет*, 30.06.2020, <https://platon.asia/politika/antizapadnogo-strategicheskogo-alyansa-ne-budet>.

③ Брюс Панниер,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30 лет без СССР: перекресток Евразии в зоне интересов внешних игроков*, 27.12.2021, <https://rus.azattyq.org/a/central-asia-getting-pulled-from-all-directions-at-the-crossroads-of-eurasia/31606568.html>.

④ Anna Jordanova, "War in Ukraine: Central Asia's Pragmatic Dealings with Russia", March 8, 2023, <https://blog.bti-project.org/2023/03/08/4275/>.

政策的延伸，并未制定专门的中亚地区政策。^①然而于美国而言，中亚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邻近，在反恐、能源等问题上可以扮演重要的伙伴角色，具有重要的地区价值。^②在俄罗斯创建欧亚经济联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发现其在中亚地区缺乏施加影响力的抓手，意识到要创建单独的地区制度参与中亚事务，与其他大国争夺地区影响力。

2015年，时任国务卿克里成为首位一次性遍访中亚五国的美国国务卿。美国与中亚五国举行首次外长会议，宣告“C5+1”机制诞生。^③这一独立机制的建立显示美国提升了对中亚地区的战略定位。以“C5+1”机制为平台，美国通过部长级接触、专家会议和专题工作组等形式与中亚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相比中国作为中亚地区主要的经济发展支持者、俄罗斯作为主要的安全秩序维护者，美国自认为拥有比较优势，能够提供更具专业性、针对性的资源，以有限的资源对接中亚国家的需求。^④美国乐于迎合中亚地区形势的变化，这也可以放大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在乌兹别克斯坦完成权力交接并推动更紧密的地区合作后，美国更积极把握中亚地区的发展机遇。2018年1月和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接待了哈萨克斯坦总统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2020年美国公布新中亚战略后，美国官员直言美国之所以更新战略，在于中亚地区领导权的动态变化给地区内部合作带来了新机会。^⑤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不仅是中亚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中亚地区自主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在新中亚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和维护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⑥将“C5+1”机制作为支持中亚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手段，

①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Cornell, “Wh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entral Asia Strategy Improves Over Its Predecessors”, *The Diplomat*, March 1,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3/why-the-trump-administrations-central-asia-strategy-improves-over-its-predecessors/>; Николай Кузьмин, *Разрозненное общеe: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поиск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25.06.2020, <https://ia-centr.ru/experts/nikolay-kuzmin/razroznennoe-obshchee-tsentralnaya-aziya-v-poiske-identichnosti/>.

② Joshua Walker and Kevin Kearney, “What Central Asia Means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6,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what-central-asia-means-to-the-united-states/>.

③ 杨双梅：《美国与中亚五国“C5+1”合作机制的发展与演变》，《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第59—75页。

④ Richard Weitz, “Building on Kerry’s Central Asian Tour”, *The CACI Analyst*, December 22, 2015, <http://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315-building-on-kerrys-central-asian-tour.html>.

⑤ Catherine Putz, “A New U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Continuity Under Better Conditions”, *The Diplomat*, February 6,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a-new-us-strategy-for-central-asia-continuity-under-better-conditions/>.

⑥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Central Asia 2019—2025: Advancing 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FINAL-CEN-Strategy-Glossy-2-10-2020-508.pdf>.

建设一个独立、繁荣和安全的中亚，^①表明美国对待中亚的方式发生变化。美国不再指责中亚国家存在的不足，也不再通过点名羞辱的方式向中亚国家施压，而是开展合作，通过建立信任和接触政策来推动中亚国家改变。^②

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美国更加重视中亚。2022年9月，美国启动“C5+1”机制虚拟秘书处。2023年2月，在阿斯塔纳主办的“C5+1”机制部长级会议上，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明确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C5+1”国家拥有加强地区合作、增强相互韧性的共同政治意愿。^③与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很少谈及阿富汗问题，以行动表态美国不再将中亚与阿富汗高度捆绑，而是更多关注中亚国家的需要。2023年9月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与中亚国家领导人峰会，明确承诺与中亚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和开展各领域合作。^④美国提升同中亚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层级，意在与中国和俄罗斯开展竞争。此次峰会进一步证明中亚地区在错综复杂的欧亚地缘政治棋盘中的中心地位及其重要性。^⑤

作为美国的盟友，不断东扩的欧盟不仅受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同时也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愈加积极地参与中亚地区事务，适应并推动中亚地区的新变化。2019年，欧盟通过中亚新战略。与2007年首份战略文件关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不同，新的欧盟—中亚战略明确提出，要在建设更强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支持中亚地区合作，帮助中亚发展成一个更具韧性、更加繁荣和相互联系的空间。^⑥2022年10月，首届欧盟—中亚领导人会晤举行，欧盟提升了合作机制层级。2023年6月，第二届欧盟—中亚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欧盟表示支

① “C5 + 1 Diplomatic Platform”, February 27, 2023, <https://www.state.gov/c51-diplomatic-platform/>.

② S.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Cornell, “Wh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entral Asia Strategy Improves Over Its Predecessors”.

③ “C5+1 Can Enha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amid Geopolitical Turmoil, Says Kazakh FM”, March 1, 2023, <https://astanatimes.com/2023/03/c51-can-enhance-regional-cooperation-amid-geopolitical-turmoil-says-kazakh-fm/>.

④ The White House, “C5 + 1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September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21/c51-leaders-joint-statement/>.

⑤ Giuliano Bifulchi, “Decoding the Geo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 Central Asia Summit of September 2023”, August 25, 2023,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3/08/25/united-states-central-asia/>.

⑥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al Asia: Council Adopts a New EU Strategy for the Region”, June 17,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6/17/central-asia-council-adopts-a-new-eu-strategy-for-the-region/>.

持中亚向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韧性和推进气候中和^①的方向转变。第三届会议计划于20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欧盟内部的主要大国也积极推进制度建设。2023年9月，德国与中亚五国举行了首次德国—中亚领导人峰会。

作为中亚地区的友好近邻，中国重视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同时，有别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中国开始探索更加独立的合作模式。2020年7月，“中国+中亚”首次外长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与中亚实现了从以发展经济关系为主到发展更多政治关系的平稳过渡。^②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中方支持中亚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和举行元首会晤，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③明确表达了中国对中亚地区合作的肯定和支持。在外长会晤的基础上，2022年1月，中国与中亚国家领导人举行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2023年5月，中亚五国领导人到访中国，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西安召开，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自此在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有了独立的中亚合作机制。

面对日益激烈的地区制度竞争，俄罗斯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启动与中亚国家的外长会晤，并很快将其提升至元首层级。2022年10月，首届俄罗斯—中亚元首峰会举行，意在推进更具针对性的国际合作。

除主要大国外，印度、英国、日本等国也积极参与中亚的地区制度竞争。2019年1月，首次印度—中亚外长对话会举行。2022年1月，首届印度—中亚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2023年11月发布报告，建议创设“中亚+英国”模式推进与中亚地区的合作。^④日本2022年12月邀请中亚五国外长首次共同访问日本，并举行第九次“日本+中亚”外长对话会，日本还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举行首次日本—中亚峰会。这些“中亚+X”制度的建立、升级和常态化的初步实现，不仅彰显了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的争夺不断加强，也为中亚国家提供了多元的合作选择。

在“C5+1”机制出现之初，有学者就曾建议中亚五国领导人应该利用这一机制促使地区对话重启，推动各国在最重要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最大限度减

^① 所谓气候中和，又称“碳中和”、“零净排放”或者“净零排放”，是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发起的倡议，意在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排放量与吸收量相抵消，推动环境保护，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气候中和在不同地区设置了不同的标准，欧盟在全球积极推动气候中和进程。

^② Umida Hashimova, “China Launches 5+1 Format Meetings with Central Asia”, *The Diplomat*, July 20,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china-launches-51-format-meetings-with-central-asia/>.

^③ 《“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0年7月1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007/t20200716_9869222.shtml。

^④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ountries at Crossroads: UK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 UK Parliament, November 10, 2023,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publications/41982/documents/208818/default/>.

少双边分歧对地区合作的负面影响，并制定解决共同问题的战略。^① 各国对中亚地区合作的支持和中亚领导人协商会议的举行，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中亚国家借助与外部关系发展以进一步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由此，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出现，即域外行为体发现把中亚作为一个地区来进行互动是最具成效的。^② 中亚地区已经成为地区制度设计和建设的中心，以“中亚”命名的地区制度不断增多，有利于提升中亚的地区性和整体性，增加地区认同。

（二）重点议题领域中的大国竞争

国家和地区的实力是实现自主性的基础，各域外大国纷纷通过向中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方案等多种支持来帮助它们提升自主性。

在经济领域，国际主要行为体纷纷向中亚提供资金和项目。2016年，美国在第二次“C5+1”机制外长会议上推出五大合作项目，承诺提供1500万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经济领域的重点是中亚商业竞争力项目，旨在加强与中亚的经济合作。特朗普执政时期，借助“C5+1”机制的部长级会议，各参与方就招商引资、区域多边经济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运输等议题交流看法。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加大对中亚事务的关注，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于2021年1月宣布创设中亚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在五年内对地区项目投资十亿美元，帮助地区国家摆脱新冠疫情对其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2022年9月，美国推出中亚经济韧性倡议，承诺在2022财年提供2500万美元资金，支持该地区的贸易和能力发展，加大教育和劳动力培训投入，并帮助中亚吸引国际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2023年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中亚时宣布为该倡议分配额外资金。

欧盟对中亚的经济支持也在增加。2017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开设代表处。在2014年到2020年中亚多年指示性计划内，欧盟对地区和双边计划提供了超过10亿欧元的财政拨款。^③ 2021年11月首届欧盟—中亚经济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2023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第二届，欧盟继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2023年10月，欧盟发布与中亚地区深化关系

① Юрий Саруханян, “C5+1”: новый вызов или но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18.11.2015, <https://www.ca-network.org/archives/6047>.

② Catherine Putz, “Will We Soon See a Central Asia-US Leaders’ Summit?” *The Diplomat*, August 25,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8/will-we-soon-see-a-central-asia-us-leaders-summit/>.

③ Peter Burian, “European Union and Central Asia: New Partnership in Action”, *The Astana Times*, September 9, 2019, <https://astanatimes.com/2019/09/european-union-and-central-asia-new-partnership-in-action/>.

的联合路线图，^①其中加强经济联系、贸易和投资是五大关键合作领域之一。

俄罗斯继续加大对中亚的投入以期巩固传统关系。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累计投资超过250亿美元，2022年对中亚直接投资超过36亿美元。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依旧可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成以上仍然依赖来自俄罗斯的劳务汇款，即便受俄乌冲突影响，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额依然有所上升。2022年10月，俄罗斯向中亚国家提议加入俄罗斯的进口替代计划。^②

在能源领域，美国于2016年着重推出“推动未来”项目，旨在促进中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利用。俄罗斯则在首届俄罗斯—中亚峰会上表示，愿意帮助中亚恢复统一的电力系统，保障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2023年6月，俄乌哈三方签署出口和输送天然气合同，10月，俄罗斯经哈萨克斯坦向乌兹别克斯坦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正式供气，三国总统共同出席启动仪式。

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美欧国家对此兴趣浓厚，相继与中亚国家签署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协议。首次美国—中亚峰会专门就关键矿产问题进行讨论，美国还打算启动“C5+1”机制下的关键矿产对话。欧盟在2022年10月、法国在2023年11月先后与哈萨克斯坦达成有关关键矿产合作的文件。

互联互通是大国竞争的另一重点领域。中亚国家有着联通外部世界的迫切需求，哈萨克斯坦是全球最大的内陆国，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双重内陆国。^③中亚国家即便从依赖某一大国转而倒向另一大国，也无法改变地缘上的封闭，唯有同外部世界建立多元化联系才是破解之道。^④2016年4月，美国推动的第一次“C5+1”机制经济与地区互联互通工作组会议在比什凯克举行。同年，美国表示要开展运输走廊发展项目。2021年6月，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重建美好世界”倡议，^⑤旨在牵头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7月，为显示落实倡议的决心，美国在“C5+1”机制部长级会议上强调中亚与南亚进行区域连通性发展

① “Joint Roadmap for Deepening Ties between the EU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5,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joint-roadmap-deepening-ties-between-eu-and-central-asia_en.

②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14.10.2022,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69598>.

③ 双重内陆国指一个国家本身是内陆国，它的所有邻国也都是内陆国。

④ Тему́р Умаров,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 запад.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е возражает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их баз в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28.12.2021,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6095>.

⑤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的重要意义。^① 美国之所以在中亚积极推动互联互通，也是鼓励中亚国家实现对外联系的多元化，削弱俄罗斯对地区的压倒性影响。^②

俄乌冲突进一步坚定了中亚国家减少对俄罗斯依赖的决心。中亚国家不愿受制于它们同俄罗斯的经济、军事甚至历史联系，中亚的国际伙伴也鼓励中亚提升国际连通水平，降低对俄依赖。^③ 2022年6月，美国宣布七国集团正式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④ 其中包括对中亚国家的建设投资。欧盟也将其在中亚的关键优先事项确认为连通性、安全和地缘政治。^⑤ 2022年11月，首届欧盟—中亚互联互通会议在撒马尔罕召开，主题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门户”，欧盟希望其全球门户倡议能够与中亚政策相对接。欧盟还在2024年1月与中亚国家举行可持续交通投资者论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一直注重互联互通建设。2022年1月，中国与中亚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在中吉乌公路建成后，2022年11月，首趟中吉乌公路铁路联运班列开通运行，采用“铁路+公路”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缓解铁路口岸的通行压力，中吉乌铁路建设也在加快步伐。

俄乌冲突也为中亚国家进一步全面增强实力提供了推动力。一方面，陷于冲突的俄罗斯难以提供充足的地区公共产品，其地区权威进一步受损。中亚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奉行制衡政策，以平衡不同的参与者，在经济和军事战略领域皆如此。^⑥ 2022年8月，美国在塔吉克斯坦举行“区域合作—2022”军事演习，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4个中亚国家都参加了这次演习，展示合作意愿。10月，吉尔吉斯斯坦取消了原定的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2”联合演习。同月，在访问土耳其时，托卡耶夫总统同意哈土共享军事情报信息，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C5+1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ral and South Asia: Regional Connectiv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uly 16,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c51-on-the-international-conference-central-and-south-asia-regional-connectivity-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

② George Krol and Nargis Kassenova, “How Will U. S.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Look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March 16, 2021, <https://daviscenter.fas.harvard.edu/insights/how-will-us-policy-toward-central-asia-look-under-biden-administration>.

③ Eric McGlinchey and Shairbek Dzhuraev, “Russia’s Erosion in Central Asia”,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808, November 4, 2022, <https://www.ponarseurasia.org/russias-erosion-in-central-asia/>.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Launch of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June 26,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6/2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launch-of-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⑤ Anna Matveeva, “A New Opening for EU-Central Asia Relations?” April 13, 2023,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3/04/13/new-opening-for-eu-central-asia-relations-pub-89454>.

⑥ Наргиза Мураталиева, *Как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ожидать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т войны России в Украине?* 27.02.2022, <https://cabar.asia/ru/kakih-posledstvij-ozhidat-stranam-tsentralnoj-azii-ot-voyny-rossii-v-ukraine>.

土耳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使这一共享具有鲜明的军事合作意义。2023年11月，在法国总统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法哈两国签署了有关防空雷达系统的合同。军事安全领域合作的调整，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亚自主性。

（三）伙伴关系与发展空间的竞合

与中亚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带动中亚国家进入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是大国开展伙伴关系竞争的主要思路。

美国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发展伙伴关系的重点。2018年，美国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强化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政治、安全、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2021年12月，美国开始与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战略伙伴关系对话。在多边层面，美国也在积极行动。2016年美国推出的“全球反恐论坛”地区对话项目是在整体框架下提升中亚地区重要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举措。美国还积极发挥中亚在全球反恐合作进程中的作用。美国在新中亚战略中提出要在“C5+1”框架下与志同道合的伙伴进行磋商，这意味着美国有意推动其盟友及合作伙伴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2023年美国—中亚峰会的联合声明提出，“必须加强支撑长期经济韧性的条件，以增加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吸引可持续的国际投资流入中亚。”^①

欧盟与哈萨克斯坦在2015年签署《强化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哈萨克斯坦成为中亚地区首个签署该协议的国家，协议于2020年3月正式生效。欧盟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强化伙伴关系谈判，则分别于2019年和2022年完成，目前正在推进必要的法律程序。2023年初，欧盟与塔吉克斯坦开始就强化伙伴关系进行谈判。12月，欧洲议会发布报告，提出欧盟对中亚所提供的伙伴关系应当成为欧盟面向其东部邻国总体战略中的特殊一环。^②在加强伙伴合作的同时，欧盟与中亚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加。2021年11月，哈总统托卡耶夫访问布鲁塞尔。2022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托卡耶夫与欧盟高官冯德莱恩和米歇尔会面。10月，米歇尔访问哈萨克斯坦。2023年6月，米歇尔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法国总统与哈、乌两国总统在2022—2023年实现了互访，法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6月，德国总统访问哈、吉两国，9月，中亚五国总统到访德国，宣布德国与中亚的关系提升至“战略地区伙伴关系”水平。伙伴关系的发展和高层互动的增加，深化了欧盟与中亚的关系。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发展伙伴关系。2022年，中国与中亚国家发

^① The White House, “C5+1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Report on the EU Strategy on Central Asia (A9-0407/2023)”,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9-2023-0407_EN.pdf.

表关于建交 30 周年的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亚国家具有重要国际地位”。^①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国国家主席 2022 年首次出访的国家。2023 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吉尔吉斯斯坦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自此，中亚五国均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 年 1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访问中国，双方确认发展并深化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继续推进与中亚国家的伙伴关系提质升级。

在大国竞相支持中亚地区增强实力和自主性的背景下，俄罗斯倍感压力，加紧巩固与中亚国家关系。2022 年，普京通过线上、线下等不同方式，与中亚领导人举行了 50 多次会面，并在一年内遍访 5 个中亚国家。俄罗斯对于中亚的地理邻近和历史联系上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国际行为体可以提出全面替代俄罗斯—中亚伙伴关系的方案。^② 然而，俄罗斯也必须尊重中亚愈加明显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过往的联结反而会成为双方合作的负担，特别是中亚合作组织曾被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使得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5+1”方案存有疑虑。中亚国家担心，俄罗斯的“5+1”将更有可能以俄罗斯为中心，而不是以地区为中心。^③ 因此，即便已经有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俄罗斯仍然需要正视中亚不断增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除相互竞争外，各大国之间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也不容忽视。中国与俄罗斯在 2015 年达成“带盟对接”协议，2016 年达成共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显示双方在管控制度竞争方面的努力。中俄在带动中亚国家开展多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在探索地区制度间合作的模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加强协调，上海合作组织实现了扩员，不仅增强了地区组织的影响力，也巩固了制度内合作。大国之间的合作为中亚地区发展拓宽了空间。

从当前的发展状态看，主要域外国家在竞争方式、重点领域、资源供给等方面既有相似性，也存在差异（参见表-1）。激烈的大国竞争虽然给中亚地区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但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中亚地区提供了增强自主性的资源和动力。从逻辑上看，“去权威”不仅仅是去除俄罗斯的传统影响，也包括防止其他国家在地区内建立新的单一权威。中亚国家的最佳处境将是与所有邻国建立富

① 《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 30 周年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22 年 1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00/1207_676512/202201/t20220126_10633759.shtml。

② Иван Арбыш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плюс» — новый форма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14. 10. 2022, <https://ia-centr.ru/experts/ivan-arbyshev/tsentralnaya-aziya-plyus-novyy-format-peregovorov/>。

③ Фарход Толипо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рифметика «5+1»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06. 11. 2020, <https://cabar.asia/ru/geopoliticheskaya-arifmetika-5-1-v-tsentralnoj-azii>。

寻求自主性：大国竞合之间的中亚地区合作与身份建构

有成效的贸易关系，为中亚国家主权赢得高度尊重，能够实现强有力的自我防卫，同时又不卷入大国竞争。^① 因此，中亚国家自主发展的意愿不断增强，外部大国参与中亚事务只能采取继续提升中亚独立性和地区性的策略。

表-1 中亚地区大国竞争的主要表现

竞争主体	制度竞争	高层互动	重点领域	伙伴关系
美国	“C5+1”机制，美国—中亚峰会	美国总统尚未访问中亚；国务卿多次到访	经济；关键矿产；贸易走廊；能源；教育	美哈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对话
欧盟 (德国、法国)	欧盟—中亚峰会（已举行2次）；德国—中亚峰会	理事会主席访问中亚；德总统访问哈、吉；中亚元首访德；法国与哈、乌两国实现总统互访	地区间合作；经济；互联互通和能源；安全；气候与环境；人员往来；关键矿产	欧哈“强化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德国—中亚“战略地区伙伴关系”；法乌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	俄罗斯—中亚峰会	2022年普京遍访中亚五国；俄与中亚总统交流较多	经济；安全；能源；人文教育；互联互通	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	中国—中亚峰会	2022年中国国家主席访问哈、乌；2023年中亚领导人访问中国	经济；能源；非传统安全；互联互通；人文教育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四、构建身份认同与巩固中亚自主性

塑造并提升自主性、摆脱既有权威的影响、减少对欧亚地区的嵌入程度，需要中亚国家从多个方面共同努力，其中塑造中亚地区的身份认同，更是需要长期的努力。中亚国家对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以“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则是殊途同归，即在加强主体民族认同塑造的同时，通过世界史与国际史的编撰来消解旧有的苏联认同，共同实现去宗主国（俄罗斯）化。^② 随着中亚国家独立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各国在国家与地区两个层次积极塑

^① Carla Freeman, Gavin Helf and Alison McFarland, “China Looks to Fill a Void in Central Asia”, May 25, 2023,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5/china-looks-fill-void-central-asia>.

^② 所谓“在地化”是指利用主体民族的历史与人物进行认同塑造。参见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9页。

造身份认同，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中亚的自主性。

（一）在国家层次构建身份认同

构建身份认同的努力在国家层次上重点推进。其中改变语言使用、纪念日安排、教科书撰写、博物馆陈设等都是中亚国家塑造新身份认同的方式，^① 尽管中亚五国在具体方式和程度选择上存在区别，但其共性目标是塑造新的身份认同，以便告别过去，减少俄罗斯的影响。

首先是语言问题。“先破后立”是塑造身份认同的必经阶段，各国纷纷减少使用俄语，支持当地语言的使用。中亚国家的民族精英也推动将俄语排除在主导语言之外。^② 在调整俄语地位的基础上，^③ 中亚国家还陆续采取措施削弱俄语的影响力。哈萨克斯坦于2017年颁布总统令，从2018年开始将哈萨克文从基里尔字母转换为拉丁字母。2020年，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公务员系统中强制使用乌兹别克语，对此俄罗斯“敦促”其保留俄语，乌兹别克斯坦则专门发表声明予以反驳和回击，认为外部干涉不可接受。2023年11月9日，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哈总统托卡耶夫用母语向来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母语讲话尽管时间不长，但明确释放了强化本国认同的信号。

各国对重要纪念日的安排也出现变化。受历史传统影响，中亚国家通常会在5月9日前后举行胜利日阅兵等纪念活动。然而近几年各国纷纷调整相关活动。新冠疫情期间的2022年5月，尽管疫情影响有限，哈萨克斯坦仍然取消了传统的胜利日阅兵活动。2023年，阅兵再次取消，且从2019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已经连续5年没有举行胜利日阅兵，类似“不朽军团”的游行也没有进行。在土库曼斯坦，自2018年以来，5月9日已经不再是公共假日。乌兹别克斯坦也不再把5月9日作为胜利日，而是更多强调纪念和荣誉意义。

在推进身份建设的同时，中亚各国加强对外联系，推动国家“国际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于1998、2013和2015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正在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近年来中亚国家信心逐步增强，认为自己有能力逐步提高经济开放和参与

^① Анастасия Сергеевна Власкина,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поиска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02.03.2022,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sandbox/strany-tsentralnoy-azii-v-poiskakh-natsionalnoy-identichnosti/>.

^② Ekaterina Chimiris,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New Prospects for Humanitarian Cooperation", May 17, 2023,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eurasian-economic-union-new-prospects-for-humans/>.

^③ 顾炜：《中亚国家的俄语现状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人才战略》，《中国俄语教学》，2017年第1期，第8—14页。

国际事务的程度。^①

一方面，中亚国家在继续去除俄罗斯的权威性影响。随着近几年形势发展，特别是俄乌冲突和外部对俄制裁的持续，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大不如前。俄尽管依然积极参与地区中的竞争与合作，其外交方针也未根本改变，但对中亚国家的吸引力在下降。^② 2022年3月，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苏莱曼诺夫明确表示，哈萨克斯坦是拥有自己制度的独立国家，也是中亚中最西化的国家，不想也不会冒险与俄罗斯待在同一个篮子里。^③ 6月，哈总统托卡耶夫虽然出席了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但在会上批评了俄罗斯，并拒绝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在2022年10月的首次俄罗斯—中亚峰会上，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直言俄罗斯需要对中亚国家给予更多尊重。诸多域外力量也支持中亚这一“去除”权威的进程。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23年11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称赞哈拒绝走作为“少数强国附庸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开展多元化对外合作。多元化的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中亚国家积累财富和权力，也能使中亚在面对外部行为体时保有自主权。^④ 活跃在中亚的外部力量都存在一定缺陷，无论是中国、美国亦或俄罗斯，都无法提供能替代其他大国倡议的方案。^⑤ 这也意味着没有一个外部国家能在中亚占据主导地位，中亚既可以寻找新的外部资助者，也可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⑥ 中亚国家选择强化自身的自主和独立，并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保持平衡。^⑦ 多元化外交成为中亚国家的共同政策，也是符合它们利益的最佳选择。^⑧

由此，“去权威”和“多元化”并存，共同推进中亚国家的“国际化”。国际化能够帮助中亚国家从外部汲取有益资源，对冲和消解俄罗斯遗留的影响，

① Timofei Bordachev,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 Great Peaceful Game”, May 15, 2023,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and-central-asia-a-great-peaceful-game/>.

② Temur Umarov,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Never Closer, or Drifting Apart?” December 23, 2022,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politika/88698>.

③ Georgi Gotev, “Kazakh Official: We Will not Risk Being Placed in the Same Basket as Russia”, March 29,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entral-asia/interview/kazakh-official-we-will-not-risk-being-placed-in-the-same-basket-as-russia/>.

④ Elena Gnedina,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ies in Europe: Balancing, Bandwagoning or Bargaining?”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7, No. 7, 2015, p. 1009.

⑤ Stefan Hedlund, “China Courts Central Asia as Russia Falter”, May 9, 2023,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r/china-central-asia-russia/>.

⑥ Stefan Hedlund, “Central Asia Is Coming into Its Own”,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r/central-asia-russia-ukraine/>.

⑦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Russia and Eurasia”, *Five-Year Regional Outlook*, February 2021, https://www.dni.gov/files/images/globalTrends/GT2040/GT2040-5-YR-Regional-2021317-Russia_Eurasia.pdf.

⑧ Чжао Хуашэн, *Перемен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01.08.2023,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eremeny-v-tsentralnoy-azii-za-kulisami/?sphrase_id=684012.

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① 国家建设、国际化和多元化形成了正向循环，这不仅有利于去除原有的权威，也可以最终实现“无权威”，帮助中亚国家实现自我认同，减少外部认同，甚至可以建立某种“中亚无大国区”。^②

（二）在地区层次构建身份认同

如果仅强化民族认同，将放大中亚国家之间的差异，阻碍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进程。^③ 如果不能形成“足以实现集体身份的社会认同”，也将阻碍地区一体化的发展。^④ 因此，中亚国家不仅要地区合作作为增强自主性的方法，也需要将地区建设和构建地区认同作为增强自主性的路径。

内部合作能够将外部影响从阻碍转变为支持力量。中亚地区内部合作的加深使得外部力量缺乏抓手，难以实施“分而治之”策略，从而能够迫使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部大国转而采取支持中亚合作的立场。特别是在大国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中亚国家最现实的选择是避开依赖外部大国，推动更大程度的地区一体化。^⑤ 这意味着中亚国家需要继续加强内部合作，建立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邻近性，降低冲突风险。^⑥ 正如学者托利波夫所言，中亚国家需要大胆推行“5+0”战略，将中亚塑造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单一区域，中亚国家要首先成为一个真实且扎实的“5”，才能逐渐在国际体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⑦ 学者赫尔夫也提出，美国的政策重点应放在针对中亚安全和社会经济挑战的地区性解决方案上，帮助地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努力，即“C5+0”，使中亚更团结、更强大，提高中亚在世界上的地位。^⑧

① 文龙杰：《国家建设视角下哈萨克斯坦骚乱事件评析：原因与镜鉴》，《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2期，第144页。

② Farkhod Tolipov, “New Strategy, Old Game: The Realigning Geopolitics of Central Asia”, *The CACI Analyst*, March 26, 2020, <http://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13610-new-strategy-old-game-the-realigning-geopolitics-of-central-asia>.html.

③ Еркин Байдаров, *Барьеры и мост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6.01.2023, <https://cabar.asia/ru/barery-i-mosty-formirovaniya-regionalnoj-identichnosti-tsentralnoj-azii>.

④ 杨恕、王术森：《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3期，第45—75页。

⑤ Gennady Rudkevich, “Strained Ties with Russia Boost Prospects for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January 24, 2023,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3/01/24/strained-ties-with-russia-boost-prospects-for-central-asian-integration/>.

⑥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ountries at Crossroads: UK Engagement in Central Asia—Report Summary”, *UK Parliament*, November 10, 2023,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5803/cmselect/cmfa/1158/summary.html>.

⑦ Фарход Толипо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рифметика «5+1»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06.11.2020, <https://cabar.asia/ru/geopoliticheskaya-arifmetika-5-1-v-tsentralnoj-azii>.

⑧ Gavin Helf, “Blinken Debuts New U. S. Approach in Central Asia”, March 2, 2023,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3/03/blinken-debuts-new-us-approach-central-asia>.

自 2018 年 3 月举办第一次集体会晤以来，中亚领导人协商会议日渐常态化和机制化，并增设了新的合作平台。2020 年，中亚妇女领袖对话会创设，作为一个非正式平台来增强中亚国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合作。2021 年举行的第三次领导人协商会议正式通过了会标和会徽，设立中亚国家元首勋章，进一步区别于其他地区机制。2023 年，第五次领导人协商会议通过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条例，设立国家协调员研究所，负责监督已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为深化合作提出新建议。协商会议的主办国，通常在会议举办期间甚至是整个年内，借机举办中亚博览会、中亚专家论坛、中亚艺术展、教育论坛、音乐会、民族菜肴节等以“中亚”命名的活动。2021 年，土库曼斯坦主办中亚教育部长会议，宣布建立中亚高等教育空间，通过了成立中亚大学联盟的备忘录。2022 和 2023 年，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继主办首届和第二届中亚国家校长论坛，持续推动中亚地区的教育合作。自 2003 年开始中断的中亚运动会，近年来也在亚奥理事会的支持下，讨论恢复举办，目前除土库曼斯坦之外的 4 个中亚国家都同意并积极参与恢复工作。吉尔吉斯斯坦 2014 年创办并主办了三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2024 年将由哈萨克斯坦主办第五届，成为展现并凝聚中亚国家游牧民族精神的国际性体育比赛，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

这些在地区基础上建立的对话交流，即便是非正式的，也可以让各国将自己视为属于某个特定地区或地区集团，其中的具体规范、行为规则、守则、身份、利益等可以得到维护。^① 2022 年 12 月，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中亚媒体论坛上，形成中亚地区认同的问题被广泛讨论。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明确指出，中亚国家在地理上是统一的，需要了解整个文化的根源，以恢复对历史统一的认识。^② 2023 年 3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和区域间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内马托夫在会议上强调形成中亚身份的重要性，认为构建地区认同是中亚合作的支柱。^③ 举办以“中亚”冠名的各类论坛以及讨论地区认同问题，显示了中亚国家塑造地区认同的努力。

在加强地区认同构建的同时，中亚国家也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提升对中亚的关注，强化各国对中亚的共识性认识。2017 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联合

① Aliya Tskhay and Filippo Costa Buranelli, “Accommodating Revisionism through Balancing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 72, Issue 6, 2020, p. 1039.

②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тран Ц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стад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Суйинбек Касмамбетов—Financial Times*, 20.12.2022, <https://optimism.kz/2022/12/20/regionalnaya-identichnost-stran-cza-nahoditsya-na-stadii-formirovaniya-sujinbek-kasmambetov-financial-times/>.

③ *ИС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это мощ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А*, 10.03.2023, <https://central-asia.news/uzbekistan/politika-uzbekistan/ismi-regionalnaia-identichnost-eto-moshnyi-fundament-sovmestnogo-razvitiia-gosydarstv-ca>.

国大会上提议联合国出台特别决议，关注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2018年1月，哈萨克斯坦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提出了中亚国家开展地区合作的问题，并借机推动相关议程。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提议联合国设立中亚青年工作组，制定《2030年中亚青年议程》，哈萨克斯坦表示中亚地区可以作为国际社会“团结和独立”的一部分发挥更积极作用。在中亚国家积极推进的基础上，世界愈加重视中亚的发展。2018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确保中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特别决议，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的关注。自2016年以来的7年间，联合国大会已通过18项决议，旨在凝聚国际社会力量，确保中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对比1991—2016年的25年间，联大仅通过了约20项与中亚有关的决议。^①

中亚国家也继续推动地区的“国际化”。中亚国家的国际化和整个地区的国际化相叠加，有助于改变原有的“后苏联国家”、“新独立国家”等身份认同，构建地区层次的新身份认同。与多国建立的“中亚+X”机制，正体现了一种多元“国际化”的思路。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主要国家，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层级较高的合作机制，并不断丰富合作领域。许多国家与中亚建立单独的对话机制，反映了外部世界对“中亚是一个整体性特殊地区”的认同正在日益提升。^②这种多元国际化还有助于将中亚作为地区合作的中心。

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也提高了对中亚的重视程度。2023年7月，首届中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峰会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要加强双多边领域的政治协商，开展绿色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峰会成为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和探索共同目标的重要平台，重申了“团结”对于推动中亚地区积极变革的重要性。^③中亚国家也积极要求参加其他国际机制框架下的互动。例如，“金砖国家+中亚”的互动模式已经被多次提及并讨论。2023年9月，哈总统托卡耶夫在联合国大会前提议积极推动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对话。这些都显示了中亚国家自主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姿态。

整体上看，在中亚地区，国家认同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地区认同正处于形

^①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сплочённость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лощадках*, 13.03.2023,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3/03/13/tsentralnaya-aziya-demonstriruyet-splochnost-na-mezhdunarodnykh-ploshchadkakh/>.

^② Zhao Huasheng, “Modern Approaches of China 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pril 12, 2022,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modern-approaches-of-china-to-the-sco/>.

^③ Adkhamjon Janobiddinov, “Central Asia Unites: Exploring the New Era of Togetherness”, July 31, 2023, https://www.specialeurasia.com/2023/07/31/central-asia-cooperation/?related_post_from=16421.

成过程中。^① 民族认同和地区认同的身份认同双层构建需要同时推进。^② 尽管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需要较长时间，但中亚国家在加强国家建设、推进地区合作上的实践，以及在国家和地区两个层次上推进“国际化”和“多元化”，将有助于继续改变原有的身份认同，塑造更加独立、坚定和强烈的新身份认同。

五、中亚自主性的内涵与地区秩序前景

2015年，哈萨克斯坦外长在美国与中亚的首次“C5+1”机制外长会议上指出，如果中亚地区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相信自己的参与具有共同受益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零和博弈，那么中亚地区将不再成为“大博弈”的紧张场所，而是一个能带来“大收益”的舞台。^③ 中亚国家正在努力将这一目标变成现实。在不断开展地区合作的基础上，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实际上成为中亚发展的支持和推动力量。中亚国家在独立三十多年后开始作为地区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崭露头角，中亚地区也不再是各大国争权逐利的场所。^④

2022年11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欧洲和中亚一样认为有必要推进战略自主，拥有连接和选择是好的，但过度依赖和缺乏选择会带来沉重代价。^⑤ 欧盟内部也在讨论中亚国家发展中的“战略自主”概念。那么，如何确定中亚地区自主性的内涵，成为中亚在大国竞合和地区建设中必须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地区自主性意味着中亚是一个整体。学者通过分析中亚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行为得出结论，认为中亚国家之间的立场比它们同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协调。^⑥ 换句话说，中亚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具有更加接近的认知，并与其

^① CAA Network, *Как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жет найти себя в условиях меняющегос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12. 03. 2023, <https://www.caa-network.org/archives/24735>.

^② *К осознанию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наро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4. 09. 2023, <https://uzdaily.uz/ru/post/79678>.

^③ Altair Nurbekov and Malika Orazgaliyeva, “Security, Connectivity, Water Management Discussed at C5+1 Ministerial Meeting in Uzbekistan”, November 2, 2015, <https://astanatimes.com/2015/11/security-connectivity-water-management-discussed-at-c51-ministerial-meeting-in-uzbekistan/>.

^④ Temur Umarov and Alexander Gabuev, “Is Russia Losing Its Grip on Central Asia?” *Foreign Affairs*, June 30,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russia-losing-its-grip-central-asia>.

^⑤ “Central Asia’s Growing Importance Globally and for the EU”,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newscentralasia.net/2022/11/21/central-asias-growing-importance-globally-and-for-the-eu/>.

^⑥ F. Costa Buranelli, “May We Have a Say?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Vol. 5, No. 2, 2014, pp. 131-144.

他大国存在区别，“中亚国家不是棋子，而是根据当地规则进行战略运作的行为体。”^①

地区合作的发展和地区机制建设的推进，持续巩固中亚国家对地区的整体性认识。无论中亚国家利用“中亚+X”机制与谁会面，有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且难以改变，即所有5个中亚国家的代表将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作为一个集团加以运作。^②海达罗夫对此更为乐观，认为中亚国家相互支持，已经表明中亚有潜力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自主地区单位进行经济合作。^③

第二，地区自主性在目标上应是全面的。如果说最初的自主是在发展方面增强实力的话，那么在国家建设不断发展、地区合作持续推进的共同作用下，中亚的地区自主性就不仅仅是发展方面的自主，更需要安全方面的自主。大国竞争作为中亚提升自主性的外部推动力，不仅应发挥推动中亚国家发展的目标，更要维护中亚国家的安全和地区稳定。如果大国不能为中亚国家提供相应的安全支持或保障，将难以得到中亚国家的认可，也难以在中亚地区推进其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竞争的大国需要尊重中亚的安全需要，特别是重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结。

美国撤出阿富汗，显示了美国对维护中亚安全的兴趣不大，也让俄罗斯和较小程度上的中国成为中亚的唯一安全保障者。^④然而乌克兰危机激化后，俄罗斯也没有能力保障中亚安全，甚至俄罗斯自身也可能成为中亚安全的威胁。这些变化使中亚国家认识到必须依靠自身维护地区安全。“区域安全与合作架构应由中亚国家自己构建，并考虑到所有外部参与者的利益。”^⑤对此，哈总统托卡耶夫提议建立一个机制，使中亚国家的代表能够就制定应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解决方案定期磋商。因此，中亚的地区自主性不仅仅是发展领域的自主，更包括安全领域的自主。试图维持自身影响力的俄罗斯，如果不能支持中亚国家维护安全的努力，不能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那么也将被中亚国家排除在地

^① Sally N. Cumming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Foreign Security Relations and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in Saadia M. Pekkanen, John Ravenhill and Rosemary Foot, eds.,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82.

^② Alexandra Sitenko, “The Central Asian States Are Stepping up Their Game”,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ips-journal.eu/topics/foreign-and-security-policy/the-central-asian-states-are-stepping-up-their-game-7020/>.

^③ Rustam Khaydarov,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mid the New World Order”, May 22, 2023,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rospects-for-cooperation-between-russia/>.

^④ Alexander Baunov, “Will the Crisis in Kazakhstan Signal Change in Its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1, 2022,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6173>.

^⑤ Николай Кузьмин, *Разрозненное обще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поиске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25.06.2020, <https://ia-centr.ru/experts/nikolay-kuzmin/razroznennoe-obshchee-tsentrlnaya-aziya-v-poiske-identichnosti/>.

区合作进程之外，从而最终导致其在大国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中亚地区自主性的全面性，要求在发展领域增强国家实力，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发展水平，摆脱对外部的依赖，这是自主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安全领域，自主性提升的目标是能够实现自主安全，而非依赖任何一个外部大国提供安全保障，所有大国都应参与并支持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在自主发展的基础上，中亚地区必然将要求自主安全，也只有真正实现了自主安全，才能使自主发展的成果惠及整个中亚地区。

第三，正在形成的地区自主性是多层次的。从层次上看，中亚的国家建设和地区合作有利于增强中亚的地区自主性。国家对外合作的多元化和地区对外关系的多元化，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亚的地区自主性。就范围更广的欧亚地区而言，各国采取多元外交政策是它们维护自身主权的一种方式，因为各国与其他权力中心建立更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反过来降低俄罗斯影响该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可能性。^①由此，中亚地区的多元国际化将增强中亚“次”地区相对于欧亚地区的自主性，最终减少次地区色彩，增加主体性，使中亚成为独立的地区主体。

中亚国家现在已经认为自己是国际秩序的积极主体，并寻求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②一方面，中亚国家不愿意讨论的议题，可以集体拒绝。2022年4月，“俄罗斯+中亚”第五次外长会议举行。从时间点上看，俄罗斯显然试图寻求中亚国家在俄乌冲突中表态支持俄罗斯，但会议只讨论了反恐、经贸合作等常规议题。能够拒绝特定的议题，是中亚国家提升自主性的基础。另一方面，中亚国家提升议程设置能力，积极推进自身具有较强影响的国际组织启动转型进程。2022年10月，亚信会议第六次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不仅继续扩充成员国、增加伙伴组织，更宣布启动亚信会议转型为地区性国际组织的进程。在此次会议上，哈总统托卡耶夫在讲话中甚至直接使用了“我们亚洲”的词汇，显示中亚地区强化亚洲认同、弱化欧亚认同的新变化。这对于中亚地区摆脱对欧亚地区的“嵌入”状态，具有更为核心性的推动作用。

正如“欧亚”概念在不同的地理范围上使用，对中亚地区来说，更加宏观的身份认同尚未具有清晰的内涵和边界，但中亚已经具有自主选择意识和权利。所以，中亚的“地区自主性”将是多层次的，不仅认同自身作为中亚国

^① R. A. Yuneman, “Kazakhstan’s 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1, No. 2, 2023, p. 143.

^② Rustam Khaydarov,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Amid the New World Order”, May 22, 2023,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prospects-for-cooperation-between-russia/>.

家的特质，也认同中亚是一个整体性地区，更可以增加身份认同的层次，自主选择更加宏观的身份认同。

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虽然波折仍然存在甚至难以避免，但中亚各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这使得主要政策的稳定性得以保持。由此，中亚地区的内部合作具有延续既往和长期发展的坚实基础，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争暂时看不到重启的可能，这对保持地区合作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价值。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已经在5个国家完成了第一轮次的举办，下一届定于2024年由哈萨克斯坦主办。

与此同时，地区内部存在的水资源争端和部分尚未解决的边界矛盾、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差异、地区合作制度化的不成功等问题，^①依然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地区合作的持续性构成负面影响。此外，中亚国家内部的代际变化、城乡差距、社会分化、创新不足等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也将继续考验各国的治理能力。部分地方出现的骚乱有可能演变为政治危机，并可能为外部干涉提供机会，从而存在国内危机超越国界蔓延至整个地区的风险。

中亚国家固然可以通过团结合作将外部影响转化为支持地区发展的助力，但乌克兰爆发的危机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使内部同样存在民族矛盾、发展不平衡等各种问题的中亚国家心存疑虑。防止大国竞争的失控，防止自身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仍然是中亚国家必须谨慎面对的重要问题。

整体上看，中亚地区合作进程被外部力量“收编”的情况很难再次发生，这本身就是中亚地区自主性增强的明证。无论是哪个大国或哪种更为宏大的地区整合进程，都很难让中亚国家放弃自主发展的道路，且身份认同的增强将进一步促进中亚国家珍惜当前获得的自主性，也有更为强烈的愿望继续提升地区自主性。因此，俄罗斯以及域外国家需要接受和适应这一现实。在中亚地区秩序不断增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影响下，欧亚大陆的版图有可能实现重构。但这一过程必然是漫长的，也将出现反复和波折。

（责任编辑：杨嘉宜）

^① Бахтиёр Мустафаев,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как фактор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осточный факел*, 2021, № 1, с. 148.